

鴻飛錄卷之十

奉贈大中丞周懷魯先生總督河道序

西江懷魯先生撫吳之四年會河道河道缺總督

廷議僉舉先生奏上

報可觀察虛臺蔡公偕其僚望海劉公明鰲李公及總戎鳳屏李公屬予言為賀予謝曰先生之德我吳甚矣其拊循之舊也窮簷蔭屋無所不殫注焉其摘叢之明也伏莽負嵎無所不懾息焉其稽詢之廣也芻蕘葑菲無所



不採錄焉其搜揚之勤也枕流漱石無所不  
折節焉至其自奉之菲也一蔬一茗無所不  
珍入焉其將迎之簡也一觴一縷無所不珍  
出焉今歲適當大水夙夜焦勞忘寢忘食其  
拯恤之備也水滋陸殖無所不經畫焉而又  
居恒時時虞未亂防未危歲以春秋擢吾軍  
士程材能核名實明賞罰其精神之折衝也  
江濤海波無所不澄清焉先生之德我吳甚  
矣憶昔婁東王澹生過訪予問先生作何狀

澹生曰為善不厭曰請舉其效曰夜戶不閉  
予謂兩言足為先生傳神擊節不已今觀方  
二千里間家而尸戶而祝翁然比先生於文  
襄號曰二周陵聞

新命之下諸父老相顧驚惶不期而集凡幾千萬  
人相携北走燕叩

闕而請留南走白下匍匐號呼乞靈于臺省諸  
公庶幾一言而回天也此與赤子之戀母何  
異計先生亦當不能恝然乃稱賀哉公曰子



知之乎邇來公車之章或淡歲而不報或淡月而不報或淡旬而不報獨諸父老疏朝上而夕下部非

聖天子有深念于東南應不及此則誠異數也吾且為

聖天子賀吾且為吳人賀何但先生予聞之喜而欲狂無何楊少宰貽書先生河政故稱重鉅難其人幸奉

特簡其敢更議願言蚤駕諸父老乃復悵然自失

也羣詣予而問計將安出予無以應退而告於蔡公曰不佞業籌之矣就吾儕論誠願長得先生而私之就先生論東西南北惟上之命我吳不得而私也且主爵者為

國家權衡事任擇人而寄之輕重緩急惟其宜耳吳誠重執一方之利害所係也河政上關陵寢下關漕運天下之利害所係也昔為一方而借先生今為天下而借先生不亦宜乎况先生起家專城馭歷中外幾三十年所在著績



自茲以往德業日益茂望日益高聲日益宏  
聖天子惠顧股肱心膂之托思得與名世共之舍  
先生其誰也行見

徵書且旦夕從天而下豈惟我吳不得而私哉而  
猶為此戀戀耶將無局之乎待先生也公以  
為何如蔡公曰子之言辨矣請為三君子誦  
之遂以解於諸父老諸父老听然而釋率黷  
然而不憚也再詣予曰子幸為我好語中丞  
公即一日儼然應

召而還

朝在

帝左右為雲為霓為霖為雨普濟天下其必先我  
吳無後予笑曰喏於是各舉手謝而去

萬曆歲在戊申孟冬穀旦

賜進士第南京光祿寺少卿前吏部文選司郎  
中治年弟顧憲成頓首拜撰

常鎮兵備按察使蔡獻臣

徽寧兵備右叅政劉會



蘇松兵備副使李右諫

江南副總兵李光先全頓首拜贈

奉贈大中丞懷翁周老公祖擢總督河道序

今上之戊申歲靈臺官占察災祲奏彗星照

維揚分野吳越陰霾恐江南無年民將不免

夏四五月間果霪霖六十晝夜商羊鼓舞處

處湧為海若城不浸者三版不意當吾世而

丁百年未有之災人民魚鱉號呼動天是時

中丞周公目擊而心哀之中夜徬徨起一滴

一淚會百萬蒼赤叩闈擁入堂皇痛哭之聲

幾與闐闐相應于是朝而徒步以禱夕而殫



精以圖遏亂停徵所在曉諭蒼赤賴以安堵  
無闕志而遂以其所痛哭者累千萬言上

天子

天子亦皇皇憂昏墊破格下

溫旨議蠲恤拯此一路哭以故江南十六郡無不  
在在尸祝公也曰微公民靡子遺乎而會治  
河使者方缺銓曹難其人

天子遂從衆中晉公臺秩以往蒼赤幾百萬仍前  
叩公闢乞公終留以全活至有狂走闕下者

公亦不欲輕去其民累疏辭而

天子不允公遂無如宵旰何而將舍百萬蒼赤往  
矣于是士大夫相與驚號曰誰為吾覆露也  
諸父老相與驚號曰誰為吾噢咻也諸黃童  
紅女相與驚號曰誰為吾卵翼也蓋悉數前  
中丞公去時不過攀轅卧轍而今且柁車擁  
途矣前中丞公去時不過焚香祝天而今且  
填胸叩地矣不佞乃得借前箸而為慰曰若  
知公之所以終惠吳而



天子之所以終惠東南者乎夫東南之粟米西北之河運蓋寰中之首尾血脉也不粟米不足以給四百萬之上供而憂我度支不河運不足以通四百萬之上供而憂吾司空假令東南巨浸矣而西北復虞泮洞虞懷襄未必不還為東南憂假令泮洞矣懷襄矣則必多方以索錙緡加賦額以從事畚鍤踐霜枕塊冒雪衝星皆我膏液又未必不還為東南憂然則甦東南惠東南也拯西北亦惠東南也夫

黃河自星宿海入中國馮夷以遊大川陽侯以鼓怒濤激尾閭而東之非借力神工假靈鬼斧不能如意疏瀹頃歲復自黃堦口決而晝夜徒浸及

祖陵蒙牆苻離以東徐沛蕭碭以西上下千里之間不勝漲即不勝淤不勝鑿亦不勝潰二三大臣之威靈國家之聲焉幾不能與河伯抗而談河事者即郭昌五術賈讓三策亦無所施矣公今者之往將分黃乎將導淮乎將悉



驅東南之民力以填西北乎將立視西北之  
告急以寬東南乎若公者所謂蒿目于東南  
而亦焦心于西北者也河誠叵測而三吳之  
苦流誰磬懸者尤叵測河誠可畏而三吳之  
號于中澤嘯于萑葦者尤可畏蓋他人之治  
河者以河視河而公之所為治河者以東南  
之民命視河即使河瀾安河波靜畧無旁啗  
崩溢之擾以梗我運道而舳艫千艘何所從  
飽而牽輓以飛渡于吕梁哉吾知必有以擘

畫而調停之矣在昔撫吳之名中丞曰周文  
襄治河之名使者曰陳平江文襄最號休息  
濡沫而公于文襄為曹平陽以平陽能守何  
以愛養而公一平陽乎平江最號綜理幹濟  
而公于平江為子太牀以太叔能祖僑以精  
敏而公一太牀乎且也為文襄則更不能平  
江為平江則更不能文襄今之亦文襄亦平  
江者其在公乎其在公乎故公而常在吳一  
世功也公而又在河百世功也公以吳功功



其所以惠吾民者近而有窮公以河功功其所以惠吾民者遠而無窮也古稱禹平四隩遂總百揆而萬世永賴鄴侯轉餉關中功稱第一而寵冠漢家然則今之吳固公之關中而今之河又非公之四隩乎則吾民之永永藉覆幬者又何時已也諸大夫于是有怖者噓者式歌且舞者遂相與慰勞諸叩閭者而祖公于震澤之澚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南京大常寺卿前奉

勅整飭永平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加後一品俸雲南道監察御史治生顧雲程頓首拜撰

治下太常寺卿顧雲程參政沈應科參政顧雲鳳按察使蕭應宮御史蔣以化御史錢岱給事中翁憲祥運使瞿汝稷知府陳國華知府嚴澂郎中邵登郎中徐昌祚主事翁愈祥瞿汝說錢時俊同知陸枝錢達道張仲孝推官張世昌顧大章



知縣徐待聘司務陳禹謨知縣何允濟  
知縣陸問禮照磨趙琦美中書嚴澤全  
頓首拜贈

奉送大中丞周懷翁遷督河道序

夫吳實

陪京三輔地也

高皇帝鍾鼓實式靈之自甲寅寇一蹂躪尋復蕩  
掃氓隸獲休沐膏澤以財力佐司農租稅之  
半比來曠潦相仍庚癸再感溟波時警江氛  
屢颶閭左烏譟於金閭餘皇鷲擊於震邲甚  
而豪梁礪邳間狼探虎踞不可詰而吾吳始  
脊脊多事至勤



天子東顧實簡卿寺之勤有聲者衮衣南土而填  
拊之而以屬公吳衿紳士民素習公威望歡  
然雷動曰吾吳之福星也甫仗鉞而經略時  
政有差馴下諸道各群國大都練競相調張  
弛互用緩急異宜且身先軌率儼若神明中  
外上下咸惴惴戴三尺以辨嗣而姦人煽妖  
騷動白下公訶得其狀移鎮句曲與大司馬  
督江諸公潛運王畧指麾定之且曰此隱憂  
也戒益嚴程督益厲大江南北所部文武以

下靡不爭自摩淬以仰副德意民乃家室保  
聚食公之賜而拜嘉曰此真吾吳福星也不  
幸歲值大侵千里一壑蓋數百年來所不經  
有之變公於是蒿目焦唇至忘寢食中夜興  
歎曰此吾為百姓效節致命時也檄下所司  
緩材料覈積貯招米商禁貴廩風尚義簡材  
勇勤亂民議賑貸旁皇拮据款列二十餘條  
纒纒數千言凡釁由纖積而事可豫防者靡  
不悉心殫力動中窾會民於是乎有固志稍



稍帖席公且巖督百城尋行阡陌履畝計口  
宛若慈母之療疴撫其背而進之箸也隨抗  
疏請命邀蠲卹果得請自司農會計外他如  
水衡將作關梁鹽鐵諸額悉假便宜扣留首  
倡捐俸及勸分搜括又不下數萬金至於今  
市無騰廩野無暴骸莽無伏戎東南十郡數  
千萬瀕死之命直以一身肩之公之功自周  
文襄公以來無兩矣計三吳惟蘇害劇蘇惟  
吳江尤劇而公之覆露吳江也較他郡邑為

更劇若天祚茲土以惠邀於公者雖全蠲之  
請未能得之司農而仁聲所被固刺骨浹髓  
百世不磨也憶災事初起時民心皇皇莫必  
旦夕之命公每曰無恐無恐吾不難以七尺  
為爾等砥柱歷數月間千里安堵不異平時  
伊誰之賜哉云何而治河之

命下矣始而疑且駭繼之以泣三吳士大夫及黔  
黎商賈竭蹶走兩都冀挽之而無從也一時  
眩瞶莫知所措余解之曰夫非常之災固藉



非常之人擔之而非非常之任又藉非常之功以開之茲擢也

聖天子特嘉勞焉將案崇其功以為爾民酬一日之貺也且始而鎮吳者重吳也鎮而功功而晉秩以晉河者為吳以重公也咽喉一路實吳灌輸地且邀餘潤焉重公亦重吳也父老曰是矣第沉瀦未寧瘡痍未起若就襁褓而奪保姆如之何余曰自古揮戈迴白日言精誠也今公赤心碩畫力匡爾民慮無不格蒼

穹轉玄軸也者有能奉公之教遵守勿失使艱民蒸蒸有起色公固長在吳也且大拜不遠矣公大拜則請無忘吳為吳擇賢守令為吳請

天子歲歲減租以寬民力又何嘗終離公哉於是家頽其像而尸祝之行期吾曹祖帳驪歌進一爵而賦鴻雁公不任受功曰百堵未作再進爵而賦蒿高公不任受德曰衮職未補又進爵而賦江漢曰黃封賜券再啓山河公



遂巡避席曰

天子萬年惟臣之祝愧不能矢一言相報聊述吾  
儕之感尤劇者為公贈至公奇勲偉績自有  
載筆者

賜進士出身尚寶司少卿治生吳默頓首拜撰  
南京兵科給事中儲純臣南京右府經歷吳  
士龍光祿寺寺丞沈璟行人司行人李  
逢節右副都御史沈季文中書舍人沈  
珣翰林院編脩周道登江西僉事沈瓚

南京禮部郎中鄒雲鵬推官王家彥南  
京工部主事呂純如陶朗先兵部主事  
趙士諤知縣毛以焯禮部郎中顧自植  
工部主事沈正宗南京刑部主事沈琬  
知縣金元嘉中書舍人莊元臣



奉贈大中丞懷翁周老公祖進臺秩總督河道序

國家定鼎燕都歲漕東南粟實京師轉餉九邊  
其道跨江絕淮經河越濟無四瀆之水以為  
用無河即無漕故特用股肱大臣總理河政  
又必擁節重鎮試有成績者方領是職近如  
今大司馬霖寰李公以平播征東之功而遷  
司空曹公以撫吳報最而遷皆慎重若此曹  
公去謀所以代者廷臣上可任者三人周公



與焉

上特簡用公進公秩副都御史與曹公去吳之日  
等顧吾吳之在昔日尚可無曹公而在今日  
必不可無周公周公在事三年其率屬拊民  
興利剔弊蒐軍詰寇酌寬濟嚴固難枚舉間  
者商羊為政霖霖五旬江以南地無不汙潦  
民無不魚鱉者公立草疏為元元請命字字  
欲墮賈生之涕言言如繪鄭俠之圖書上  
天子惻然亟下大司農議蠲議賑稱所以惠元元

至意公又周咨爰度疏可便宜救荒者數十  
條下郡縣務在設誠致行檄至之日老羸扶  
病徃聽愴然嘆息腹若為望而瘠若為起皆  
賴公以偷旦夕之生而奈何奪公去哉于時  
待哺之民竭蹶走數千里赴

關留公即吾郡縣大夫亦令其民曰若欲無填  
溝壑其亟圖所以借公而成命率不可回公  
行有日吾郡守張侯以下暨三邑令長謀于  
張子以誠效一言贈公又咎當事者胡不加



公秩勲留江南用竟厥施全活此百萬生靈  
張子憮然則又進而慰之曰方公上疏時  
天子既改容動聽下之司農廷臣豈不知東南之  
需公急而推公

天子豈不為東南根本慮而他用公顧河亦有甚  
急者夫天災流行間數歲一遇河則一不戒  
而日日可為奔駟在在可為治魚則河急民  
有欲惡即在阽危可撫而定流水湯湯何情  
之與有雖有沉璧之誠弗能格砥柱之力弗

能回則河急救災者講求成法裒積金錢猶  
可規隨相守河則東西易形朝夕殊勢疏之  
則涸也隄之則潰也無一不當備而無一可  
以為備則河急有此三急者河固更重于東  
南

明主拊髀咨嗟曰獨不得盡瘁急公經畫中窾若  
江南撫臣者耳豈憂河決塞哉即吳民之急  
公甚而愈知河非公不任也况河在今日尤  
不易言夫自陳平江因元故道浚會通河疏



清江浦鑿徐呂二洪增閘置倉河為漕渠永利後通決滯塞總不出平江故畫迹者開泐避黃勢又一變當其變也河受其害人有其功當其安也人臣豈無先事之備而

國家不賞無形之功故舍舊而圖新者立功之會也仍貫而慎動者老成之畫也養癰而待潰者推患之策也曲突而徙薪者早計之士也為老成為早計無事不貪功有事不避怨斯純臣用心有出于疏濬決塞之外者詩曰

樂只君子天子葵之蓋以葵公矣東南雖困安得而私公抑此一漕河耳方其為河則抑而承二千餘里湍悍之水注之下流而受其害者東南也方其為漕則逆而輓四百萬石正供之粟灌之腹心而受其困者又東南也公今受事行河見此流離轉徙之餘又舳舻鱗次呼邪許而出沒于洪流怒濤之間得無慘然動容起憚人之哀也哉昔先臣有欲為海運以濟漕之窮有欲為屯田以蘇漕之困



江蘇通志 卷之十 三十一  
大利大害誠未可輕議至如水次支運使東  
南之民輸納于臨濟西北之軍遞運于通德  
以通勞逸而均道里此即先朝劉晏之故智  
庶幾可見之施行者其待公玄圭告成司空  
宅揆之日而為吳民計此長利也哉吳將千  
萬世戴公何區區借寇之為公今歲滿再考  
郡治士大夫屬不佞為賀公撫吳之績可記  
竹帛者稍志梗概故茲不具述云

萬曆三十六年季冬吉旦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脩撰儒林郎治生張以誠  
頓首拜撰

直隸松江府知府張九德同知尤大治馬負  
圖通判許承宣楊順義推官毛一鷺華  
亭縣知縣聶紹昌上海縣知縣李繼周  
青浦縣知縣韓原善仝頓首拜贈



奉贈開府周老公祖晉秩總督河道序

夫天下節鎮林立乃其藉力最鉅而績用最  
弘者惟我江南以之惟我開府臨川周公獨  
多焉蓋今歲戊申之夏天吳肆虐陵陸蕩為  
江湖田無半穗流離載途嘯聚剽劫變且不  
測公蚤夜劬瘁若痲厥躬抗法于凶憝而拊  
藉其轉死流亡者亟上

疏請蠲請賑及條畫拯災諸筭檄有司實行之  
公沈坐鈴閣虛徐忉憒若身處蔀屋面相勞



苦

天子嘉納公言下所司條議以聞於是凋瘵之民  
灑然有更生之望蓋公撫吳四年矣四年前  
我東南藉公若憐不可一人無覆今日我東  
南藉公如離衷惟恐一日去公無何忽拜摠  
河之

命合屬士庶為公所延活者奔走叫號失次而不  
腆敝邑被災更深受公拯卹倍至其攀戀之  
情更有抑塞而不得宣者於是二三縉紳先

生竊相語曰

天子忘東南財賦地耶夫以內府之供官餼軍國  
之需咸於是乎給一旦而稽天之浸孰是拊  
安也者而俾公以漕務行即公亦遂忘拊安  
之地而行耶凡此予遺孰是嗑枯而起仆也  
者以公前疏不能盡得之於司農額賦之折  
者半停者半徒以公在不亟征尚未卜其終  
也而胡以行哉

聖主誠賢公欲悉其材長業於保釐有成勞矣曷



不別簡治河之臣而困天下事於一人余應  
之曰國家都燕而雍受大江以南之計蘇松  
常諸郡歲輸漕粟數百萬至為殷繁足念矣  
而運道跨江入淮由會通河以達直沽比於  
人身之咽喉故吳賊重漕不得獨輕今東南  
水患百年所未覩也而大黃河數千里湍悍  
之水全委於淮不勝受又清口合沁泗沂三  
水共歸於淮不勝洩方以黃堦潰決加工未  
奏而移患於漕故吳沴急河不得獨緩公所

以拜今命也而公亦安能一日而忘此予遺  
夫亦謂嚮所條奏與規畫者一一可覆按豈  
其從政者新而不晰於規隨之義則守而勿  
失皆棠惠也至於公之材長何績弗効其無  
難撫者乃其無難河者也有自公蒞吳四載指  
堅瑕條良窳計圖所便不便百度咸肅大要  
寬為程而不骫於法精為覈而取宜於民其  
疏陳荒狀時寧以身以官為百姓請命循此  
權於河之防塞挑疏其恤民亦若是則已矣



昔周文襄撫江南二十二年其行事至於今  
不廢而每遇凶荒便宜拯拯百姓戴若父母  
劉忠宣張秋之後築長堤禦橫波而述德者  
亦曰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若父母公與文  
襄同為江右產而利澤永賴同為百世尸祝  
至於河上之後行且躡武忠宣故曰何績弗  
就而獨不觀之勾粵之鞞乎鏃以精金白羽  
如月出而加之駭弩之上左落飛禽右穿雙  
札此亦公兼任之能也縉紳先生聞予之言

舍然於其事而終不能已於攀戀公者則稱  
鴻雁之卒章曰鴻鴈於飛哀鳴矜嗷東南瘦  
眊望公以顧復者不啻切矣繼以信南山之  
首章曰昉昉原隰曾孫田之美哉河之功不  
日成焉又繼以棄扈之三章曰之屏之翰百  
辟為憲則頌公善於謀國以受福也蓋古大  
臣力曰鞠躬心曰貢蓋余於公見之因彙次  
其語以為公贈

萬曆戊申十二月吉旦



賜進士第承直郎尚寶司司丞前翰林院檢討  
纂脩

國史治生徐應聘頓首拜撰

治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右春坊諭

德顧天峻中允顧秉謙編脩李胤昌布

政司左布政李同芳監察御史周玄晞

禮部主事諸壽賢刑部主事徐維廉何

琪枝叅政馬玉麟按察司副使陸夢履

知府方範葛錫璠同知支如璋王用鉉

知縣周道行王文昌顧允諧王遇賓顧  
震宇顧霖宇顧天叙周光祖仝頓首拜  
贈



奉贈大中丞懷翁周老公祖進臺秩總督河  
道序

江以南十一州郡吳會為重中丞建牙焉而  
五茸襟帶相連耳目易達呼吸先應今督撫  
周公推誠下逮民用益親邇者陽侯不仁下  
流沮洳民氓携挈老幼籲公公蹙頰煦嘔薦  
紳士或條上疾苦與所便宜公輒嘉納採其  
切事情者行之恃公以為歲而公忽拜

簡命總漕河士民駭而相告曰公將舍我去矣可



若何盍巷出人徒能言者致辭叩

閣而請諸已不報則又聚而謀曰公真舍我去矣  
不可留矣盍布幣捧觴能言者致辭攀轅而  
送諸於是鄉之祭酒自學憲王先生以下以  
命不佞以誠誠方應郡邑徵言先效蕪詞為  
之乘常無可稱說請受王先生之意而筆之  
先生之言曰賢者之生於季世常逸於治世  
常勞季世不量德度能寧任重而蹟怯於致  
權寧居高而債新於釋位虛優賢者以名而

不竟其才者有之治世之居官以德受任以  
才高賢大良既顯庸其身必試以事試之而  
勝則益焉益之而又勝則挈其重且大者授  
之焉故仕於堯之世者舜獨勞仕于舜之世  
者禹稷契諸人獨勞蓋騏驥不與凡馬同任  
湛盧不與鉛刀同割也今天下建五丈之燾  
柱丈二之鉞節制一方皆所稱任事重臣久  
者數十年近者五六年不聞其左急投左右  
急投右公在事三載可以無遷以全吳之民



溝瘠者待而起詬誅者待而懾又不當遷而  
獨移公治河何執上求必效之臣不以河試  
人公受必勝之任不以人試河其信公篤也  
夫河自數千年来利害何可縷指然史起之  
引漳水灌鄴也鄭國之為秦建萬世功也番  
係之穿渠田罷山東餉也白大夫之起渠池  
陽谷口衣食京師也彼諸人不過挈餅之智  
一言先資而時君信之卒能興利塞害著于  
詠歌矧

天子信公於歷試之後而公以純臣之心應之肘  
無中掣舍無道築手無左右畫心無誹譽榮  
辱使惟河之治河焉有不治或曰水學要眇  
難哲漢世間用經明禹貢為河隄使者如使  
絕域明星曆皆用特達之才不專責之儒臣  
夫公非行水者也治行水者也世有神禹則  
柏翳厲山為之佐矣玄夷蒼水為之感矣公  
將安坐而收賈讓之策總桓氏之議若楊焉  
王延世之流且鞭箠使之豈必墮林竹隄石



蓄沉璧投馬與水爭道者哉公非習為撫而  
撫非習江南而江南即又河必習于河也抑  
傳曰簡宗廟不禱詞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  
潤下谷永亦以為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  
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宜脩政以應之災變  
自除今河之婁塞婁決也江南之久雨漏溢  
也揆厥咎徵非所謂淫雨傷稼五穀不收厥  
水流入國邑者耶意者人事亦有以致之公  
方辭作行進坐論亦將有以明陰陽之故察

休咎之徵紹神禹之德陳箕子之範使皇極  
建而六府脩者乎又何僅僅言水矣于是張  
子以復王先生王先生率闔郡薦紳而獻之  
公

萬曆戊申歲季冬吉旦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脩撰儒林郎治生張以誠  
頓首拜撰

治下生陝西右叅議王圻南京光祿寺卿許  
樂善兩浙都轉運使陸從平河南布政



司叅政陳所蘊封翰林院修撰張德燦  
河南中牟縣知縣王涑湖廣漢陽府知  
府孫克弘陝西布政司叅議陳夢庚封  
遂昌知縣鍾薇湖廣督學副使董其昌  
浙江象山縣知縣倪甫英南京工部郎  
中俞汝為尚寶司卿徐琨湖廣善化縣  
知縣黃金粟河南按察司副使王明時  
湖廣穀城縣知縣高洪謨封吏科給事  
中姚體勤浙江按察司副使朱正色刑

部主事徐三重內太僕寺包漸林湖廣  
黃州府知府潘元和雲南楚雄府知府  
徐琳山東蓬萊縣知縣錢大復大理寺  
右寺副王孫熙封江西宜春知縣張希  
曾廣西僉事馮時可浙江紹興府推官  
何三畏封山東諸城縣知縣李益亨兵  
部主事吳炯河南歸德府知府李叔春  
浙江金華府推官陸懋脩工部郎中朱  
家法順德府內丘知縣莫是元行人司



行人陸彥章封刑科給事中杜宗翹行  
人司行人吳爾成翰林院檢討徐光啓  
山東館陶縣知縣章元衡刑部主事姚  
永濟工部員外陳嗣元刑科給事中杜  
士全刑部主事黃體仁刑部員外鄭棟  
兵部郎中洪都衢州府知府張所望翰  
林院庶吉士錢龍錫刑部主事徐禎稷  
翰林院庶吉士張鷟工部主事張翼軫  
順天府薊州知州楊忠裕吏科給事中

姚士慎山東諸城縣知縣李凌雲錦衣  
衛正千戶徐本高舉人陸萬言馮大受  
唐有家莫是豹張方陞王元瑞倪家胤  
朱本洽盛國華王獻吉施大諫蔡偕正  
張揚美張齊顏仝頓首拜贈



奉贈大柱國懷翁周老師老公祖榮擢總河  
序

古昔稱治水者自神禹迄今大畧不過兩端  
曰疏曰塞元光主塞鴻嘉主疏說雖互競後  
之治水者弗可易也然是匪獨治水法實治  
民法何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在上者壅關閉  
閔使民精神不相通精神一不通則必為沴  
為逆而偏枯痿痺之害生故其道主疏又莫  
大乎在下者流蕩浸淫視上法令為可玩法



令如可玩則必為崩為決而敗壞潰裂之害  
生故其道主塞塞之者何挈網紀為隄防是  
已疏之者何導情欲為脉絡是已蓋民猶水  
也治水之道即治民之道也神禹得之以相  
有虞奠九域平成寓內不過以其治民者施  
于治水耳八年不入之禹固即九功惟敘之  
禹也不寧惟是

先朝周文襄公督撫吾吳且二十年民恬物熙  
一時歌詠厥後治河河治成績巍然崇登八

座此其庸策天府班班可乂也踵茲芳躅者  
惟我師懷翁乎方其秉

天子節鉞來開府江南也江南延袤數千餘里自  
金陵佳麗地上新都下吳會率皆肩摩轂擊  
衽帷汗雨殷殷隆隆都會哉其民雜而悍欲  
惡難齊侈而淫風氣又難一公獨念曰網紀  
實民隄防弗可使決也情欲實民脉絡弗可  
使闕也揆文奮武獎廉懲墨陰鷙者折其角  
距逸宕者剪其羽毛芟鋤稂莠培植善類于



是吏習而民安之鮮有逞睚眦以搏擊問左  
恣饕餮以魚肉編氓者矣仍飭所轄葺墉堡  
積芻粟庀材官汰孱弱簡精銳覈糧餉且境  
以內侈者斂慝者屏舞文者鬼薪執法者城  
旦舉江南數百萬戶之衆截然若挹水而置  
之盂盂方則方盂負則負無不委蛇涎令人  
人鬼驚而神聳者公愷悌長者恒以一夫不  
獲為己辜故自青墨而下至黃綬逮閭巷小  
民總關節脈絡而合為一體猶身運臂辭運

指無有一毫隱而不達之情海上大蒐移鎮  
勾吳陪京小警隨駐句曲皆所以潛禱奸鬼  
隱恤民瘼也即如去年潛蛟作祟魚鰲宣歙  
諸州公為之蒿目憂思百計條畫特疏為民  
請遂蠲宣歙諸州田租今年陽侯肆虐蘇松四  
郡漭瀆皆成巨浸公復為之蒿目憂思百計  
條畫又特疏為民

請復蠲蘇松諸郡田租于是流離者聚饑者食  
敲朴者蘇舉江南數百萬戶之衆盜然若決



江河之水而注之千溝萬澮之間緣分繩引  
塍灌畦澍無不人人解頤而指賢者噫翁之  
治吳也亦奚異于九功惟敘九叙惟歌矣即  
周文襄遺烈何多遜焉于是

天子嘉翁丕勩以為濟時舟楫非公弗宜砥柱時  
艱非公弗任特有總河司空之擢倘亦冀公  
以其撫吳之成效為治河之成績乎顧治河  
易治民則難翁于難者易矣寧獨于易者難  
之乎哉夫河之善潰雖猶之民河之悍而難

馭雖猶之民河之闕而難通通而輒復易闕  
雖猶之民然其潰也有時其所潰之處有地  
較之險不可測之民心似易也欲禦河悍莫  
如高堅其堤埧又莫如堤埧外復為遙堤以  
郭之而悍者乃不得不馴較之驕憤而不可  
制之人心似易也操輕舸而循河欲橈則橈  
欲舂鍾則舂鍾欲沉壁負薪則沉壁負薪沮  
洳之區可灑沉澹災而治焉較之愚而不易  
格之民心似易也然揔其大端不過曰疏曰



塞是而者公已恢恢游刃有餘地矣今日之  
建牙江南而激揚貞肅詎非他日錫圭河上  
而清晏平成者耶且也治河績著

天子必虛八座待公由此而晉秩本兵運籌樞幄  
壯國家神氣要必有所為隄防所為脈絡者  
其跡也塞也當不異治吾吳時又由此而晉  
秩銓宰邈宇宙之溼鬱調國家之元氣亦必  
有所為隄防所為脈絡者其跡也塞也漢嘗  
不異治吾吳時矣今茲之擢直前茅焉爾其

為公稱賀庸詎止此耶是舉也吾潤郡長霍  
公與應秋有同門之雅又知應秋叨翁甄錄  
備在樞李因率寮佐暨三屬令索為文臚列  
媿懿張之祖道翁行矣佇看河清之烈彷彿  
龍門咫尺鈞衡且跨周文襄公之上應秋與  
郡邑長貳謹拭目俟矣

萬曆三十六年歲次戊申季冬吉旦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  
舊屬治門生周應秋頓首拜撰



屬下吏直隸鎮江府知府霍鎮方海防同知  
錢夢夔督糧通判張廷煥水利通判  
張國詔推官商典丹陽縣知縣曠鳴  
鸞丹徒縣知縣張孝金壇縣知縣郭  
如楚全頓首拜贈

奉贈大師相即天卿懷翁周老公祖以大中  
丞擢河道總督序

豫章周公以名侍御累遷至大中丞開府吾  
吳先是三載績奏

天子嘉乃勲璽書褒勞命公撫吳如故於是吳之  
士若民無不舉手加額謂得長有公云何總  
河使者缺朝議難之僉曰無踰公者

天子曰俞遂晉公秩命釋吳事督理河上一時吳  
士民方數千里内外奔走若失至匍匐叩



聞乞留不佞憲祥亦將上章為請以

上有成命莫能奪于是公治行有日矣翁子曰公撫吳凡四載天都以仁育義正為務主於誅鋤豪猾而保郵善良孜孜不少怠甫下車即命所屬信地瓜分而擲比之進守者戒曰若失事罰無赦諸守者凜凜奉法竟公之任海波不揚而萑苻之區靡嘯聚者邑之巨寇某積為民患公廉得其主名授意邑令不踰時渠魁殲焉民有作奸犯科者若而人公一一

以柱後惠文彈治之於是公所屬境內始帖席卧矣取吏若嚴不可犯而坦然推腹于賢者每曲意獎成之禮貌士大夫藹然周詳而終不能以非義奸居恒冰蘖其操自俸入外無絲毫染其指今歲商羊為祟民不聊生公先為籲天虔禱及周行海上察水之所以䟽洩處已而嘆曰吾在事奈何使吳民為魚蠶乎於是再䟽力請蠲賑而又日夜籌畫廢寢食求所以拯荒者條為成書頒布郡縣戒相



與設誠而致行之緩一切催科不問余弟愈  
祥歸自昭武謁公見公貌若癯而形若瘁諄  
諄談荒政每至泣下嗚呼公真以一身而挽  
回百萬生靈之命脉即古之饑溺由己者何  
以過今之徼

上德意饑而不害纖毫皆公賜也蓋吾吳之先有  
兩中丞周公于公而三焉志齋公以單師平  
安慶之寇文襄公以兵荒之後請於朝得省  
民間數百萬兩公為世名臣吳民尸祝至今

而公之戡亂救災功實過之故一時戴公如  
父母倚公如長城而胡竟擢公去耶夫河事  
誠亟向塵

天子宵旰憂顧或不亟於東南之災沴

上何以徧急于河而置東南之赤子勿念也是不  
然東南誠困苦矣然以天下視之猶指臂耳  
乃若全河為患一有壅闕潰決之虞則百萬  
漕粟河以仰給是腹心之梗也

上烏得治所急而舍所甚急者况吾吳得公調劑



之後庶幾更生無恙而移其策荒政者策河  
事又非公不可則

上烏得顧吳民戀戀之情而必以寇君借河內耶  
且今天下不為無事矣

上方旦夕需公大拜而何有于總河之任公行矣  
會見淮黃之上悉成安流而回視并州亦皆  
河潤所及則公之澤在天下不在一方而又  
安見我吳之終失公也不佞憲祥非阿私于  
公實與吳之民沐浴公之德不朽故敢以前

所稱者為地方誦述其事而以後所稱者為  
公致私祝云

賜進士第徵仕郎吏科右給事中前奉  
命巡視京營太倉庫藏吏禮二科給事中治生  
翁憲祥頓首拜撰

治下舉人門下晚學生翁應祥授銜禮部主  
事晚生翁愈祥生真門生翁惠祥翁懋  
祥翁毓華翁毓奇全頓首拜贈







其勤勞情狀語具鵙鷦篇中斧斨以皇四國  
禮樂以飾太平陳豳述祖以備王心勞施至  
矣乃其几几之度不改於孫膚之日德音不  
瑕焉用能躬胡考之休衍周家八百之脉古  
今疇有如周公壽者哉伐柯之詩志喜也曰  
我遘之子籩豆有踐謨亦東吳關吏也幸遘  
公矣請得以東人有踐之豆為公祝可矣夫  
今三吳之所以德公者以公往歲蒿目陽侯  
疏乞蠲租停輓所頒布拯拯事宜大抵出周

官十二政兼宋富鄭公范文正公蘇長公朱  
仲晦公之法而行之所活數百萬衆民相與  
尸而祝之猶畏壘也則合數百萬衆之壽壽  
公直左拍洪厓之肩右挹浮丘之袖矣抑此  
無論在縉紳齒類間凡吳中田叟紅女牧豎  
窶夫能人人言之雖善祝猶未知公之深也  
夫公前後主文昌特巨斧銀臺石室建牙江  
南出入中外將三十年所其間大膽智大氣  
節有萬代所瞻仰者結為大年當趙考功之



抗論權貴也忤臺臣臺臣謀以他事中考功  
公亦臺臣也不為體面而為直道勁辭折之  
事竟寢無何臺中有齟齬考功者吳比部隨  
糾齟齬考功者同臺裂眦欲連疏攻比部創  
金吾杖下公奮然不署衆稍稍解去吳比部  
以免當朝鮮之躡於倭而乞師也時當事者  
惑於奸人之言力主東封夫朝鮮中國之蔽  
也朝鮮不能支必折入於倭倭無朝鮮之隔  
則一夕揚帆隨風所至指淮揚闖登萊擣天

津走遼東如蹈郤襲虛馮其何日之有公伏  
闕慟哭疏上

主上為感動詔集廷議衆難之公厲聲叢中曰今  
日之事慮不反顧藉天地祖宗之靈師必全  
勝不者臣請以九族釁軍鼓

上聞而壯之為手題公名於

御屏云尋奪浮議而撤兵之命下矣公髮上指  
繪圖說以進

主上大悟下主東封者於理竟全朝鮮而



國家左辭無恙噫誰力也東事甫畢而播首之  
變作矣假令東局未結則倭與夷之勢合而  
國家之全力分左支右吾天下事有不可知者  
當三殿災時閣臣倡助工之說在廷多承望  
風旨公獨以為不可曰

主上所不足者豈財乎是逢君者也知不捐俸逐  
然以不捐俸逐逐固甘矣且捐俸者進貢之  
別名而開採之胚胎漸不可長用是各中止  
不捐未幾而礦命紛紛中貴四出忠臣愛君

必防其漸非耶不寧唯是當

上慎重冊立之時公糾卿寺臺臣叩

闕力請演象所敷言大義凜凜會當事者議先以  
王禮冠婚於潛邸然後俟

命冊立公憤然以為今所爭者名耳寧可十年不  
婚不可一日苟王即欲出力爭以王儀部任  
故讓因促之力爭議遂寢而冊立旋定天下  
賀

主震公之力也噫此豈田叟紅女牧豎婁夫所能



知哉况今啣

命治河寧惟是璧馬實式靈之將神禹之智是師  
玄圭告成瓠子可歌也繇斯以談扶正氣全  
士類則釋箕封容之誼也禮恤東方則四國  
是皇之猷也不捐俸以廣侈主心則陳豳之  
微意也拯溺拯荒則散財發粟之芳規也至  
於上東方封事中宵起循簷行達旦不寐與  
王儀部論東宮大禮時漏下二鼓矣復披衣  
起草促儀部則待旦之極思也擁節入吳道

毗陵即延諸縉紳於梁谿之惠山諏謀詢度  
則又吐哺握髮之虛懷也公豈姬公後身耶  
何行事之肖也且姬公遭流言後相成王二  
十年餘亦惟几几之度克感天人今公不以  
風聞蜚語少介於懷謨獲奉顏色宛然几几  
之度莫窺其際行將位冢宰進宅百揆為明  
時姬公

國家獲享有道之長古今又疇有如吾周公壽  
者哉故三吳士民以一時蒼生壽公謨以宗



杜萬世壽公不知有當於善頌善禱否也抑  
又聞之神龍變化不測然人得而秦之惟有  
欲也元聖無欲故赤舄几几謨窺公之澹然  
無欲也知德音與姪公媿羨矣故曰無欲然  
後可以言王佐敢并及之以附於伐柯九罭  
之章以廣三吳之祝稱萬年觴

賜進士第承德郎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奉  
勅督理許墅鈔關舊治下晚生陳訐謨頓首拜

誤

奉贈大中丞懷翁周老公祖晉擢總河解任  
序

明興垂二百禩淳氣磅礴名世背項相望今  
天子以天覆之宇啟禮鴻碩尤多豐功茂德愛養  
元元之大僚至

舊京則龍興豐鎬重地神器根本東南大海島  
夷震澤激盪萑苻之寇颺發叵測又以桑麻  
機杼之微業佐尚方玉食筐篚之用凋瘵蒸  
黎苦不支匪風厲昭蘇具備者莫克勝建牙



而安養半壁之天下比晉撫需次遷去銓臣  
以撫請

詔三事九列推可者

皇上廼憶御史大夫周公當年東首事戰守和計  
誥廷臣聚訟周御史獨白簡力爭泣動宸衷  
百僚無敢格而後乃得靖大難以標麟閣之  
功是真可膺東南鉅任於是宣綸命命周中  
丞往一至則肅清百蠹諸不經之例悉汰秋  
毫無所染祇須秦淮一勺而一切干擷斥堠

日必飭一以撫循休養為主軍枕戈而民恬  
于隴晦迨金陵之變幾騷動第鎮靜而千里  
不譁諸所布號令自鍾山而迄東海延袤數  
千里間干櫓檣肅如無復有跳起者迨戊  
申春夏東南霖潦極望皆汗萊民惴惴莫必  
命中丞公起而曰是我內溝中者匪我誰拯  
倒懸我不有其命以與司農爭此勲遺又安  
問榮膺乎於是日蒿目進士大夫赤子於庭  
而問以所疾苦狀至輟七箸去篔簹髮為枯



而顏為槁凡所為儲粟粥養賑貸築塍平價  
種種為蓄民畫便利真如乳母哺嬰兒然東  
南稅當天下半九邊大內需以實雖大侵莫  
敢以全蠲請中丞公萬言疏條上民寤不減  
鄭監門葭屋間誦之無不感泣霑霑下且與  
持籌者先後往返東牘寧迂內無寧迂民斲  
斲不為動竟得請而周稔無敲朴枿楊之苦  
蓋違時稼不登多苦于商不出途田間窖藏  
莫出中丞公子惠博大招揀勸誘以中字之

信故豐鄉之粟聯筏蔽大江下而輸粟佐公  
家者雲湧波續使其民處屯如豐處荒蕪而  
有殷殷穰穰之樂我東人且云文襄忠靖而  
下百年來誰復邁此中丞公者當墊溺時緣  
江上下兒女涕洟謂且旦暮不保月骨未幾  
鴻雁中澤團聚含飴如故假令微周公民為  
魚而地為沼不知嘯聚衡行之後當煩

國家輸輓徵調幾何而第以一焦勞招撫卒使  
民無溝瘠土無戾兵且無何而訛傳島夷之



警浙中戶口蕩析無筭逝者澤若量而中丞  
公一言安戢吳之氓殆不知卉服之耗者則  
具區之黔赤封疆何者非周公所留即今在  
在尸祝廟社又何足報塞哉是宜簡在  
闕廷以上公久賁東土而忽以河工

召尋解符去然大臣之救災卹患功與開疆拓土  
等開疆拓土者猶禿而鬚病而醫而拯災卹  
患者百不動色而國如安瀾夫起家事主者  
至於惠百萬元元而寧謐數千里之封疆則

已垂天壤無極又安問龍潛龍見矣蓋在易  
頤上九曰由頤吉由頤者天下由之以養也  
至彖則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如中丞公真所謂以天子之養養萬民而由  
之以頤者也且以公之乃心王室而吐握天  
下賢俊無弗茹將來膺

王家簡命定端揆霖雨天下其所禔福我  
國家黎民又詎涯涘乎爾成受知公敢以一言  
托緇衣九罭之咏



治門下晚生吳爾成頓首拜撰

保釐造福跋

先是

中丞公奉治河

簡命將行吳之父老子弟徬徨無  
依或赴

關或板轅而縉紳大夫則相與為



歌詩以賡甘棠之詠會代者不  
果來於是直指使者從人望順  
輿情上章為地方借恂然而非  
公志也公東山之志久已決矣  
而言者不察輕聽讒口曲加誣  
詆至謂吳門功首

朝廷罪魁夫吳門者

朝廷根本之地既有功吳門矣反  
得罪

朝廷歟何謬戾甚也竊念

國家設重臣撫畿甸將使之愷悌  
綏戢而士民戴之如父母耶抑



使之恣睢暴虐而士民疾之如  
仇讐耶奈何當事者竟乏主持  
而奪我怙恃也豈火江以南百  
萬之衆一人之聲音笑貌可以  
要結而不足信哉雖然公見惡  
于一二小人而見好于衆多若

子則身雖去而名益光矣

國是暫濇于上清議大明于下于  
公何損焉不佞知公最真故爾  
申言于末簡以杜

公行色云

伍表萃謹跋